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九回 捷春闈李公得婿 居武憲柳子迎親

詩曰： 名題金榜擬登仙，締好朱陳有夙緣。

已羨文章驚海內，更誇珠玉在人前。

柳營譜按迎鸞曲，鈴閣香浮合盞筵。

為恤嬌羞窺半面，似曾何處睹娟妍。

話說拈珩河事畢，正欲回署。只見夫人說道：「尚有一事未曾了理，省得再為往返。我父母墳上久缺祭掃，今相公做了高官，帶挈賤妾榮耀，應該去祭奠一番，少伸我為女之心；那家鄉田屋、家人尚無著落，也須清理一番。」拈珩道：「極其有理，我竟忘懷了。」便連夜差人到署內，叫了三五個丫鬟僕婦們來，令張芳、朱序、裘能等一路備齊船隻轎子，跟了夫人到墳祭掃。更寫書一封，令齋往開化縣知縣處投遞，致謝前情。同夫人商議，且著落自足家人存住本屋，約夠付些田畝，耕種度活，其餘田屋盡行賣去，小使及裘能夫妻乃一總帶來。更將銀兩分送高爾林、童士禮及地鄰人等。斟酌定了，翠翹便向本鄉進發。拈珩也回吳淞署裡。

那時傳遍了夫婦重逢之事，連那鮑一媽等都是嘵一嘵一氣。嘵的是為總兵的夫人，倘若在這裡，卻不弄出大事來？氣乃為明知有人在此，卻不敢去追取前銀。閒話休纏。

且表翠翹連夜起行，於路行了幾日。到了家鄉，哭祭墳墓。鬧動了那村鎮地方，那一個不驚奇詫異。知縣得了書，也寫回書送來，更送若干盛禮與夫人，翠翹吩咐回謝不收。高爾林等受了禮物，日逐來謝。那些鄉鄰婦女們都有相送。來謝來看的，個個稱羨無已，謝天誦佛；甚有替翠翹設身處地著想凝思，大喜之後繼之以哭，哭後又喜的。卻種種不一。翠翹料理一番，耽延了半月，方得各項完割。然後帶了裘能夫妻並小使，別了鄉鄰，乘船回轉。到了署中，拈珩接著，大家慰樂不表。

且說凌駕山在京中，自拈珩別後，同張玉飛朝夕講論。倏忽到了二月初八，便打點進場會試。十五日末場出來，把前後文字一總寫出，與張玉飛觀看，玉飛極贊必中。明日只見揚州家裡人到，齎了拈珩書信，並二房三公家報到來。拆開看了書中備細，深感華英之情。華英也有書信付與魏義，總是備述已前及候近況的話。

到了月盡揭曉，凌駕山中第十五名進士，在寓之人大喜。駕山謁過座師房師，赴過瓊林筵宴。又想念著褚愚，原說過歲便來，怎麼至今不到？逐日盼望。直到三月初十，才見褚愚同周貴到來。褚愚在路上已曉得駕山連捷，今日進門便賀。駕山接著，心裡大喜。褚愚不認得玉飛，駕山替兩下通名。兩人雖則初會，然已前都常聽見駕山道及，今日一見如故。駕山問褚愚家裡有何事幹，原因姚茂功的兒子姚勝期，頂兗州一名馬戰，隨官軍破賊，累得軍功，總在那李績題敘裡頭，該補千總；那新巡撫到任時，該給文赴部選官。更因勝期在二月裡頭娶妻，褚愚也要替他料理，故此等他舉過了姻，更候巡撫給發咨文，然後乃一同起身，故至此時才到。褚愚把那事說了，駕山即便問：「勝期何在？」褚愚道：「他不便到這裡來，我叫他在飯店裡歇了。」駕山道：「這是什麼說話！你的親戚便同我親戚一般；況且我寓頗寬，盡可住得。」便要叫魏義到那飯鋪去請。褚愚道：「既蒙老爺格外相看，自當奉命。」便叫周貴去說。不多時，勝期來到，周貴替他押了行李。駕山等看那勝期，魁梧長大，卻像個少年。那時大家相見，晚上設了酒席，互相慶賀。

到了十五日殿試，駕山殿在二甲第三十四名。玉飛接得父親家信，叫他回去，便收拾行裝，打點起身。駕山亦不能再留。玉飛又叮囑妹子親事，千萬留意。駕山道：「長兄到家，弟等延秀一到，即附信尊大人處，自有好音相報。」又令魏義備酒，出城送行。褚愚和姚勝期一同送別。駕山甚是依依，賦詩贈別。其詩曰：

浮名羈絆滯京華，極目關山處處遮。

十二時辰傷我獨，三千里路望君賒。

春風陌上隨歸騎，夜雨階前繞落花。

為憶故人分手去，計程何日到山家？

玉飛別了駕山，明日趕到涿州。見過父親妹子，張哲道：「凌駕山連捷，心子裡自然喜悅。」玉飛道：「讀書人到那地位，才叫做有結局。駕山外面原是鎮靜不露，他心上自然快活不了。」背了妹子，把許柳延秀親事細說：「回來時，又再三托過駕山，想來自然成就。況且駕山和柳延秀交好，延秀決然樂從。」張哲也喜道：「且待允了才好彰露。而今妹子面前且不必說起。」玉飛道：「孩兒即日南歸，若柳延秀回來，駕山說成親事，必寫信到爹爹這裡。那時付信於孩兒，作何算計出嫁，再上來商議。」張哲道：「有理。」那玉飛住了兩日，即起身南回。婉玉設了母親坐位，遙拜請安；又備了北邊的土儀，托付哥哥送上母親，大家相別。

玉飛星夜趕行，到四月初，乃到家裡，拜見母親，敘過了家常的話，方道妹子許多好處，呈上寄回土儀物事。穆氏不勝大喜。玉飛又說凌駕山的事，又道柳延秀出身始末：「今為總兵，尚無妻小；孩兒主意，將過房妹子許他。就是柳延秀同事石總兵同凌駕山為媒。想來那親事決妥。」穆氏聽了，非常快意，乃道：「認義的女兒兒般賢孝，若招了個總兵女婿，也增上了許多光彩；便是你能學得凌駕山，我才是真正得意處。」正是：

自家骨肉自家親，只願兒孫勝似人。

唯恐頑愚多倔強，空教父母戒諄諄。

不表張玉飛埋頭讀書。卻說凌駕山一日蒙特旨，授了試御史。因天子翻閱廷對策，見凌六鼇卻有經濟學問，英爽不凡，故有是命。至五月初旬，李績從朝鮮回來。原來朝鮮國有奸相李繼昌，係國王同族，幽囚幼主，更亂法制，不來朝貢；又有大臣世族方、高、王諸姓，起義除凶，復立幼主，正欲遣官入貢，適李績同柳俊齎責讓詔書到國。一入國界，早有地方官報知國王，國王懼，立遣大臣遠接。將到國都，國王出郭相迎。到殿開讀詔書，國王俯伏受詔。一面安頓天使，一面備兩次應貢之物，繕寫表文；又差大臣二員齎奏，一同天使回朝。又厚贈李績、柳俊各數千金。李績不費言詞，不煩軍旅，早已成功覆命。李績老運亨通。

天子大喜，著該部照例接待來使，優詔答禮，打發回國。天子深念李績有功，賜絹千匹，白金百斤，柳俊同有賞賚。隨軍百人，每人絹兩匹，銀兩錠。

駕山知道李績回京乃第四日了，忙令魏義到李尚書公寓來，探聽柳俊消息。那裡柳俊回京時，已知駕山連捷，無限之喜，只為料理公事，不便就候駕山。等到那日公務稍閒，便告知李績，要到凌駕山寓所去看主人。李績也知駕山登第，特恩補授試御史，心裡已不勝暗喜。見柳俊來道要去看他，乃道：「你與凌生相離一載，前兩番總不相值，料他也自然想念你。今晚去看他，他自然留你歇宿。明早可同來一會。」柳俊領諾，只帶一小使隨了。

方出寓門，未離兩箭之地，只見魏義騎了牲口正來。兩人一見，悲喜交集，各下馬相揖，慰敘一番，然後同上馬行來。凌寓已到，魏義先下馬進門，柳俊隨即下馬跟進，竟到裡面。魏義先行急走，進內說知。駕山即穿大衣出迎，柳俊已到內堂，叫了一聲「老爺」，連忙拜倒。駕山便跪下答禮，拜畢扶起，悲喜交集。柳俊道：「背主自謀，罪難措責。恭喜老爺名題金榜，職授烏台，小人叨沐恩光，深為欣幸。」駕山道：「你今麟衣腰玉，位登八座，富貴已極，再勿恁般稱說，反叫我不安。況同為王臣，亦無此體。」柳俊悲道：「爵位總屬浮雲，主僕固有定分。柳俊可愛。小人那敢放肆！」駕山道：「延秀，你若不改稱呼，我便與你謙遜一世，我自己只稱小弟，叫你只稱老總台便了。」柳俊道：「既蒙格外垂恩，待我叩謝。」又跪下四拜，駕山亦連忙回禮，然後就

坐。駕山朝南坐了，叫柳俊坐客席，延秀不敢，坐了主席。那時便將報恩寺托覺性，後至濟寧會見石搢珩，隨軍南征，滅賊回來，重過兗州，問覺性時，方知已遇見魏義，並同親戚褚某入都，那時方得放心；到京得知中了經魁，同石老爺來尋，又值老爺往大名謁見老師；後來我等又隨李公出使去了，彼此竟不相值。駕山也將瑞光寺轉來，遇亂民衝散，便得遇見褚守拙，又遇了魏義；賊退進城，會見覺性，送你留下書銀與我；因冒暑急行，生起病來，病好進京，值場期已逼，料不能進場了；卻值貢院火災，改期重考，幸而納監僥倖；正月裡石搢珩從關外進京，會過乃稍知始末的話，敘了一番。

此時褚愚同姚勝期俱在屏後張看，見了柳俊身材相貌果然不同，歎羨不了。駕山叫請出二人相見。柳俊問知是褚愚，也再三致謝。姚勝期心知自己不過千總，柳俊是個總兵，天淵之隔，那敢放肆？柳俊又在駕山寓裡，要存一分主道，卻不便僭他。褚愚道：「老漢放肆，叨占了。這是舍表姪，自然不敢得罪。」駕山也說，柳俊便聽了，勝期卻跪下叩拜，柳俊連忙扶住。於是褚愚坐了首席，柳俊第二，勝期下首帶側，駕山朝上，各相敘問。

擺上飯來吃了，便相留柳俊細談，不盡衷曲。將丁孟明事亦備細說及，各相歎息。柳俊乃將李公許親之事述知：「方才我來，又叮囑明日要會。」駕山不勝大喜，便把張玉飛妹子親事，我已同石搢珩替你為媒，向玉飛再三言定的話，述了一遍，柳俊也十分歡喜。又一轉念，乃道：「我在丁家時，頗知玉飛家事，不見他道及有位令妹。」駕山道：「我已問來，他道向在涿州父親那裡，或者是他異母所生。」柳俊也道是那個緣故。那時駕山備酒款待，席散，便與柳俊同榻，以便敘話。柳俊備述搢珩獻策較射聚合之事，駕山也備述搢珩誅盜成親一段緣由。柳俊矍然道：「石爺與我同事許久，並不曾提及一字，真有學問的人，非小丈夫可比。」大家細表別後之事，直到天明。那一夜竟不曾睡。

到了明日，大家起身，梳洗冠帶，便同柳俊到李公之寓。方昌投了名帖，李績便令請進，整衣冠相見。敘了企慕套話，李績與駕山賓主對坐，柳俊一席朝上。李績把駕山仔細一看，暗自得意。只見眉目神情，出人百倍，有《風流子》詞一闕為證：

天姿超眾類，神清曠，擬是謫仙儔。看眉彩飛揚，目光澄淨，美如冠玉，性也溫柔。浪傳說，河陽潘後逸，洗馬衛風流。何必古人？盡教今彥，雲中鶴舉，天半霞浮。

曾經聞人口，都稱羨國士李績曾向石、柳說汝等乃如此稱許。內外皆優。喜得親瞻芝宇，一識荊州。算姻緣在此，郎才有貌，女容兼德，伉儷綢繆。莫道等閒湊合，實係前修。

李績看了凌駕山恁般相貌，十分歡喜，乃道：「去年弟在兗州，承先生賜顧，彼時因有賤恙，竟爾失迎。後復為有事匆忙，不及拜識。至今思之，開罪無地。雖未接台顏，然已神交一載。去年高擢巍科，今春連捷，總因他出，尚未恭賀。今蒙枉駕先施，使弟愈增罪戾。」駕山道：「老先生山門望高，功勳蓋世，晚生樗櫟陋質，祿線庸才，自恨無緣，不得早親道范。今幸瞻韓，心竊自喜。老先生不以不屑見遺，晚生受教不盡了。」李績道：「凌先生翰苑中人物，暫寄台垣，將來秉節伐巡，那一方便受福星之惠。學優則仕，便見善政，媲美古人，這也是人生第一快事。」駕山深為遜謝。兩番茶罷，起身相別，柳俊一同送出來。

李績隨打轎答拜。駕山接進，敘過套話。駕山道：「晚生被人誣陷，幾作覆盆，幸蒙老先生翦滅妖邪，移文超雪，合家感戴，沒齒不忘。此謝何可少也。適才晉謁，因閒話間隔，未曾致謝，實為有罪。」李績道：「這都是佩珩同柳延秀之力，弟何功之有？今蒙尊意，使弟殊為汗顏。」敘話多時，兩番茶後，便相別而去。駕山便備了盛禮，差魏義、方昌押了禮物，送到李尚書寓內。李績只是不收。來晨李績也備禮來賀。駕山也諄諄謝壁。

柳俊便來兩邊議親。李績見那般十全女婿，立即依允。駕山得遂宿緣，比中進士更加得意。連忙擇了日子行聘。延秀乃是大媒。到了吉日，駕山備了禮物，不過綢綾緞摺、釵釧簪環、羊酒等項。一則俱在客寓；二來李績主意，莫循世俗之所為；三則那般正經人作用，卻不比暴發戶，有了兩個臭錢，便爭奇鬥勝，踵事增華，一味要體面好看，非分亂用，既已僭越名分，徒取有識者說笑。凌駕山既行聘禮，便作想八月裡要來迎娶，李績也允了。那時劉思遠曉得李績女兒受凌駕山聘定了，方知已前疑他石、柳之說俱是胡猜，況且兒子已死了，那些妒忌之恨倒也消釋，連閣下及傳匯徵亦反覺得徒取其無趣。李績寫家書與女兒，敘說已字新御史凌六鼈，秋間便要出嫁，吩咐王忠等置辦嫁妝。

駕山既定了自己的親事，便替柳俊出聘。柳俊也不向李績道知，便到駕山寓內，備辦禮儀。駕山令魏義做了納聘正使，押了從役人等，到涿州張哲家來。更寫了兩封書，送與玉飛父子。魏義一總領受。先兩日，另差一人預先道達。

張哲得了消息，滿心大喜。然後通知女兒婉玉：「我已將你許配總兵柳俊，他今已將聘儀即日送來，只怕也就要來迎娶的。」婉玉道：「爹爹這裡無人，孩兒正好料理，為甚許配恁速？」張哲道：「我兒，你有所不知，你哥哥有一相好朋友，乃本鄉凌駕山，他今已中了進士，授了御史，正月裡你兄進京，到他寓內，曾會過那柳總兵的同事石總兵，就是那石總兵同凌駕山為媒。向日卻未有的確，故此總未說知。今有凌駕山先差人來說，只在後日過聘。你也料理些答聘禮物，應該準備的，也須斟酌定了。」婉玉道：「孩兒總不知那等事務。爹爹料理，決無遺漏。」心裡想道：「我今許配總兵，可為有幸。但不知那總兵年紀相貌若何？為人性情更不知怎生樣的？總是姻緣前定，這也只索由他。」

那時張哲與匆匆地把回聘次第放好。到了後日，凌家人早來知會。張哲著即鋪氈結彩，備設酒席，叫了樂人，停停當當。所謂咄嗟而辦。少頃，聘禮到門，魏義傳述主人之意。張哲相見勞謝。魏義遞上兩封書信，張哲見書面上寫得明白，收了書札及聘禮等項，安頓魏義來人，慇懃款待。

過了一宿，擺了回盤，張哲出來犒謝眾人，眾人亦俱致謝。張哲對魏義道：「蒙你老爺垂問，這事又極承推愛，有費清心，使我感謝無地。我也不寫回書，總煩魏叔面稟，多多致謝。付小兒的書，便即令人寄回。柳老爺處有迎娶日期，只消你家老爺示知，我這裡無不從命。」魏義一一記受。遂別而去。

到京，駕山見了回儀甚豐，乃感張哲厚德，便同柳俊商酌迎娶之日。柳俊道：「昨日李公說，南直巡撫奏稱淮揚總兵病故員缺，該部已經開列應補官員具題，連我之名也開列在內。看旨意若何，且待我有了地方，然後迎親；否則竟無定準。」駕山道：「倘能就在淮揚，豈不大妙。」柳俊道：「若得如此僥倖，到秋便可迎娶。」

歇了一日，朝廷命下：柳俊補授淮揚總兵官。李績、駕山等俱各大喜。柳俊正在陸辭辭堂，總兵要到兵部三堂叩謝，謂之辭堂。卻值江西巡按丁憂員缺，奉聖旨凌六鼈補授江西巡按，星速乘傳前往。恰好姚勝期擊了淮揚鎮標千總，褚愚大喜，表姪在柳總兵標下，自蒙照應。駕山到李績寓內相別。李績道：「賢婿畢姻之事，且待一年差滿，只恐那接任半年未必便算，還該到後年滿差。到那時，另行斟酌。賢婿此去，務須廉明公直，勤於政事，方上不負朝廷，下不負百姓，中不負祖父家聲、胸中平昔抱負，方成得一個正人君子。就是刑名一道，雖該執法奉公，然必宜死裡求生，原情察理。執理太過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『情』之一字，深宜體味。所以說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存此一念，便乃聖賢之心；失此一念，便流入刻薄酷吏。我願賢婿切勿出此。」駕山一一領受。柳俊也蒙李公之教，便一同出都。那時姚勝期係柳俊屬官，極其奔走效力，也同一路到官。褚愚也起身回家，合幫同走。李公備酒餞送凌、柳兩人，起身日，更出城親近一程，方自回去。

一行人到了涿州，駕山向柳俊道：「你同眾人只在前途等我，我到你令岳那裡，述你秋有幃有閒筆細細點綴。張哲連忙迎接，到廳相見。駕山雖與玉飛至交，從未會見。駕山自以父執看承，張哲也謙恭致敬。敘過寒暄，三道茶罷，駕山便將柳俊姻事說道：「令坦今榮任淮揚，令愛出門正便。延秀擬於秋間擇吉迎娶，故以其話先為道達。一應所需，並從尊示。那時小姪決不能到此，欲留小價魏義在家，往來傳遞尊命。」張哲道：「先生秉節代巡，小女婚姻細事，那敢重煩台駕。若留尊紀在府，深感至情。秋間悉憑小婿那裡選定吉期，小弟無不從命。前日已叫人回去，令小兒到涿州來，一同小女回家，以備針線等物。只是寒室衰微，承先生提掇作養，合家感沐，何以為報！」駕山道：「姪與宅上世交，老怕何出此言？今令坦一同出都，直至家鄉相別，尊意自述與令婿便了。」張哲道：「貧家嫁女，竟無奩贈之儀，此言亦煩先生轉致。」駕山正欲相別，只見擺出點心來，駕山只得坐了，少吃了

些。張哲又問止宿之處，要來答拜。駕山道：「同令坦一總乘傳赴任，不得停歇。」再三回了，然後起身。

張哲送別進來，向婉玉道：「凌生同你哥哥相好，我卻從未識面。今日才見，他好個少年貴公子，比常人大不相同。只是不曉得你夫婿相貌何如。」婉玉那時已知丈夫做了本地總兵，聽見父親說總兵衙門就在瓜州地方，離揚州不遠，心裡乃暗喜道：「想起當初在兗州時，老爺升了巡撫，歇了數天，便打發小姐並我們回家。那時曾聞得老爺收了一個少年將官，得以殺退賊兵；又曾聽得家裡婦女們傳說，那個少年不知是姓劉姓柳，又說是人家的小廝，又說是就是同寓報恩寺裡姓山的家人。我想若是山家的小廝，定是那日折桃花時，在他書房裡看見的那個人了。但他的家人，那肯棄了主子，來跟我家老爺？山家小廝說話，定自不確。然而這柳總兵，不知可就是老爺收留的少年？倘若小姐那邊有人來，問他便知端的。」又一轉念：「羞人答答，我這許配人家的事，我也不便說出，怎好去問這般閒話？」又一轉念：「或者老爺得知我賣出過繼情由，見這個將官未娶，托這御史做媒，也不可料。」又想：「我老爺公事匆忙，剿賊回來，又往外國，那有閒心腸管這事務？況小姐處，不知可曾寫我的原委，寄往京中，我老爺何由曉得？」轉念一回，只索丟開。

一日，只見張惠來看。原來麗娟接得父親書信，備說往來，將及半年，都平安無事，身子康健，於幾時回京，便將許配之事略述。凌御史六龜，少年英發，已經受聘，並秋間迎娶的話，敘個始末。麗娟看了，不覺添了許多轉念。便記憶報恩寺書生，竟無音信：「去年父親初升巡撫時，在兗州署內，曾聽得家中婦女們說，老爺收了人家一個小廝，竟有奢遮本事，殺退賊兵，但未知姓名的確。又說是同寓山家僕，父親卻從不曾說起。若是如此，這山龜見得小廝又在我家，也該來通個消息，何以至今並無音耗？難道是個無情之輩？他說是南直揚州人，去年各直省登科錄上，並不見有岳山龜名字，難道他因不曾進步，無顏來此求親？今爹爹受了凌家之聘，這是父母之命，有何別說！但此生一番情意，只好作來世姻緣，總是大家緣薄，卻也無可如何。」真個無可如何。這番差張惠來，因恐蘭英憶著主人，故叫來傳說個平安回京的消息。自蘭英到張家半年有餘，已差張惠來看過四五次，見面叫聲「姑娘」，這也是麗娟抬舉他處。這日婉玉聽得主人已回，平安無事，也是歡喜。乃問了小姐平安，兼問二娘安好，留張惠吃了酒飯自去。

不覺日復一日，七月初間，方見哥哥玉飛到涿州來。原來玉飛在家接了父親家信，見說凌駕山已做了媒人，柳延秀行過聘禮，不勝大喜。又見了駕山附來書信，也是說著這件親事。隔得一日，只見報房來報：「貴府賢坦老爺柳，奉特旨升授右府都督僉事，鎮守淮揚總兵官。」玉飛更加歡喜。穆氏喜出望外，最難得的女婿在本地做官，何等榮耀。隔了兩日，張哲又有家信來到，說女婿在本地做官，秋間定要迎娶，要叫兒子玉飛到涿州一同妹子回家，拜認母親，便好備辦出嫁之事。玉飛即便打點。正要起身，卻聽得人傳說，新總兵到瓜洲公座。隔一日，只見凌駕山來拜。原來凌駕山同柳俊、褚愚等一路下來，走到山東，褚愚要留駕山、柳俊家中去住一宿，光耀門庭。駕山卻為一來憑限緊促；二來還要到揚州家裡料理數天，此處不便迂途耽擱；三來又怕褚愚費事，故此不肯。褚愚亦知得這些原故，亦不強留。但各各珍重叮嚀，訂期後會，又把姚勝期再四托與柳總兵，方才別去。

駕山等行近揚州，早有總兵門下官役兵丁來接。一絲不漏。到了揚州，又有江西省巡按衙門裡的書門皂快來接。柳俊別了駕山，瓜洲上任。駕山便到家中。此時不要說家人們的高興，更勝如老主子為官之日。即就是這些親族知交鄰里，無一個不來趨承恐後；這一句直接首回。本地方大小官員，無不到門投揭。應酬了一番，又勞謝了二房三兄，及華英並鄰里等，分別輕重，各有所贈，便來拜會玉飛。

玉飛慌忙接進，各敘款曲。玉飛道：「相別幾時，長兄已是繡衣大人了，又在鄰省，真是人生暢意之時。」駕山道：「弟在鄰省，不足為異，最難得令妹丈即在本地，秋間出嫁，何等便益！弟前日出京，即到令尊老伯處相問此事，令尊說已有家報寄歸，欲長兄到涿州同令妹回宅。弟當令魏義在家，專聽尊處有恁吩咐，以便往延秀處傳致。不識尊意可該如此？」玉飛道：「得尊管兩下相通，這是極妙的了。小弟正欲打點上去，大約只在七月內回來，悉聽延秀擇吉便了。」駕山道：「弟同延秀一路商酌吉期，大率在中秋前後。」敘話許久，穆氏在內早已備出一席盛飯，駕山也使用過方別。

玉飛隨往答拜，兼送賀禮。駕山再三回謝，當面叫魏義來，吩咐：「過了柳老爺吉期，便到江西署中來。」魏義一一記明，玉飛亦自別去。

駕山把家事略整理一番，明日即起身赴任。來接的衙役打著執事，擺開頭踏，簇擁下船，好不榮耀。行過瓜洲，柳俊到船迎會，隨即上岸答拜。柳俊定要遠送，駕山因他初上任，有事匆忙，即便回住了。玉飛又在船內設酒錢行。駕山便坐了江船，從長江直往江西。

玉飛送別駕山，即便起身北上。至七月初間，方才走到。見過父親妹子，具述柳延秀已經公座，凌駕山又來拜會。張哲原已打點女兒南歸，各色俱備，便先打發玉飛、婉玉並家人男婦等，於七月初十內起身先走，自己再把店務料理，遲幾天也打點歸家。

婉玉便與父親商議，要往李家別聲小姐，張哲道：「這是你不忘本處，極該去作別。我因有事匆忙，卻也忘了。」婉玉隨即梳妝濟楚。張哲道：「可要幾個婦女們隨去，可該先差個人去說聲。」婉玉道：「總不要多人去，只叫蕊珠隨去，一個小廝領路，無知之人，便跟他許多婦女去炫人。我是那邊出來的人，怎好著人去說，我就去便了。」張哲喜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當下叫了兩乘轎子，又叫一個小廝隨了。

不多時到了李家。管門的問是何人，婉玉已出轎走進，管門的見是蘭英，也喜道：「難得今日回來！待我先進去說。」自然情理。便望裡邊先走。蘭英同蕊珠隨後進來，小廝站在門首等著。裡邊丫鬟媳婦們見管門的來說，都到後堂來迎。兩下相見，各廝叫了，蘭英便到小姐樓上來。走到樓門邊，麗娟得知了，正要下樓來接他，蘭英見了，先叫了「小姐」，麗娟也叫聲「蘭妹」，蘭英攙住小姐上樓，即便拜下，紛然墮淚。麗娟慌忙扶起，已是拜了兩拜。見蘭英哭不出聲，亦潸然出涕。天下至情，乃父子、母女、夫婦、主婢，而母女、主婢為甚，蓋女人情專而易悲。眾丫鬟婦女一時俱覺感傷。麗娟道：「你今吉人天相，也到好有出息了，不須悲苦。」蘭英哭道：「只是受小姐深恩，未曾報答，每常想起。夢寐不安。」麗娟道：「我與你正在少年，相逢非暫，你不必恁般憶念，徒起酸心。」麗娟氣度不凡。便叫蘭英坐，蘭英再三不肯，麗娟必叫他坐，乃拜謝了後坐。是個女人。行達不比駕山之於柳俊。丫鬟們拿茶來吃。

二娘在那邊得知，心上歡喜，連忙走來。此處見得二娘真是好人，若把會做作的，他要看得自己尊大，蘭英不過是家裡出去的丫頭，憑他做了夫人奶奶，終是此處出身，且等他來見我，我怎肯輕身便往？這二娘真個不論，先走到大小姐樓上來。是一個本舍人。蘭英得知，起身到門口，相迎廝叫，便要拜見。二娘扯住不肯，一同坐下。二娘笑著道：「你真是福緣到了，半年多相別，長得恁般好了。比在家時愈發豐豔。」二娘口氣酷肖。蘭英道：「見過了小姐，正要二娘那邊來，拜見二爺、大相公。」二娘道：「竟不消了，竟不會再思，極是。不特見面無恁情趣，且費筆舌。二爺才出門去，大相公今日往相知家去做文會，都不在家裡。我又在這邊會了，總是一樣。」又道：「小姐當時叫張惠來看你，承你每每問我，我只附得一聲兒，總不曾特叫個人來看觀。便見得五六次也。聞得你繼父待你極好，這也難得。你曾見過母親沒有？也有幾個兄妹？」蘭英道：「只有得一個哥哥，母親尚未識面。明日便要揚州家裡去，故此來別聲小姐。」麗娟道：「你明日便往南邊去了，為何不早兩日來？也好多盤桓幾日。」蘭英道：「也是這兩日議論起的。」麗娟道：「前日差張惠來看你，聞得說你已許了人家了，就是揚州什麼武官，可有這事？」二娘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兩日來小姐怎不說知？」麗娟道：「前日爹爹有信回來，我恐蘭妹不知，特叫張惠去說；是張惠在他家得知此信，張婆曾來述過，所以我方才記起。」蘭英欲要問小姐親事可曾受人家聘定，兼要問這總兵柳某，老爺家書上曾否提及，還要細談哀曲。無奈這些丫鬟婦女們圍定了，真。二娘又問長問短，不得脫身。大家又提起二小姐身死情由，蘭英嗟歎一回，二娘也埋怨二爺，終是乏趣的事，一提便不再說。

少間擺上飯來，三人同吃。麗娟道：「蘭妹，你這個丫鬟也好，叫什麼名字？」蘭英道：「名叫蕊珠。」二娘道：「小姐去年

冬裡買這個丫鬟，叫做浦珠，你家的卻叫蕊珠，好像個姊妹兒。」蘭英便問福官怎麼不見？二娘道：「早飯後說有些倦，如今睡在那裡。」只見張婆來說：「蘭姐的驕夫小廝已曾與飯吃過了。」蘭英便起身要回，說道尚要打點明日起身事件。麗娟不好強留，但覺依依不捨。

蘭英到下房解手，春香道：「蘭姐，你如今做了姑娘，怎麼就長得恁般好了？比著家裡時勝了十來倍。我們那裡學得你的福氣來。」春香丫頭倒有趣。蘭英道：「那有什麼好，我如今獨自一個，怎如在這連時，有小姐照顧，又有姐姐們打伴，這個才叫做好哩。」春香把眼一睜，嘴一搯，說道：「好看話兒，做姑娘有人服侍倒不好，倒是去服事人好？蘭英下房解手，春香便得來說話了。真是眼光極透處，繪風圖影之筆；極細處，不失線索位置。莫草率看過。只見二娘走來，春香笑著去了。

麗娟便取出簪環等事件，約值百金，送與蘭英，為他有了人家，算做添妝之贈。二娘也取些首飾相送。蘭英不勝感謝，一總收了。又向二娘致謝道：「二爺、大相公面前，煩二娘替蘭英多多稟意。」便向小姐拜別，麗娟急急扶住。蘭英紛紛下淚道：「蘭英此番往南邊去，不知何日再與小姐相見。」掩面而泣，哽咽不能出聲。麗娟亦淒然流淚道：「相逢有日，不必如此。願你好生保重。我本意留你到晚，爭奈你明日便要遠行，打點束裝之事，不好耽誤。只是才得相逢，又即遠離，別後相思，未傾片語，叫我何以為情。」說罷，二人便相抱放聲而哭。才叫他不必悲哭，不覺自己隨也哭起來，不特哭也，而更放聲，真是劈碎虛空，燒枯大海，而情根不死，恨種難消。悲夫！二娘等俱含淚相勸。二人只得收淚吞聲。一齊送到大廳，麗娟不送了，揮淚而別。二娘送到二牆門口，眾婦女直到大門前，蘭英吞聲悲泣，情不能勝。正是：

久離香閣暫來過，忽又傷離可奈何。

何苦老天生我輩，偏於情字十分多。

婉玉上轎歸家，張哲道：「為何去了許久？」婉玉道：「小姐留住，還要盤桓到晚。因見孩兒急於要歸，方肯放手。」玉飛見妹子兩眼有哭泣之狀，乃笑道：「妹妹回去，我料必然又有一番悲感。」婉玉愀然道：「十年隨從，情投意合。今一旦遠離他所，未知再會何時，悲從中來，不能自己。」玉飛見妹子才色德性果不尋常，想這柳延秀相貌甚好，駕山曾說他頗善文詞，真堪與妹子作對；況已官居八座，天也待此兩人不薄。婉玉又取出小姐、二娘所贈，張哲看過，一總打疊藏好。當下將各項收拾停當，叫齊了轎馬，明日婉玉拜別了父親，同哥哥家人等一齊起身。麗娟又叫張惠自齎盤費，送了三站路程，方才別去。玉飛亦厚贈致謝。何等周到。

婉玉在路，朝行夜住，渴飲饑餐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揚州。玉飛先同家人趕回，穆氏不勝歡喜，著令婢僕們一總遠接。婉玉到家門出轎，見屋宇宏敞，氣象不同。走進大廳，穆氏在廳上相迎，一見婉玉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可謂蓬瀛仙子，宜稱月殿嫦娥。身材整整齊齊，金蓮窄窄；舉止安安雅雅，繡帶垂垂。髻擁烏雲，漆潤浮光欲滴；腮凝瑩玉，粉香溢豔難描。活畫婉玉。心上萬分歡喜。婉玉知是母親，上前嘶叫。穆氏手挽著手，但見十指纖纖，肌膚如玉，溫柔香軟，細膩如綿，因不覺道：「我有何福分，消受得你！」當下鋪氈設位，婉玉朝上八拜。拜畢，穆氏叫家中男女大小一總來見姑娘。用過茶，同進內室。婉玉將帶來首飾衣綢等項並李小姐等所贈之物，一總交與母親。穆氏看了，深感李小姐待人好意，當下設宴款待女兒。

這婉玉與穆氏的親熱，比人家親生的更好幾倍。每日侵早起來，梳洗完畢，便到母親床前問安。待哥哥極其和氣，卻並無一言半語偶涉戲謔。凡居常飲食，及支持親朋，或豐或儉，無不合宜。椒姜五味，烹調之法，指使廚下，加意整理，無不可口。竟不要穆氏費半點兒心。婢僕有恁口角，都稟知母親，分其曲直，這些下人個個心說誠服，極口稱揚。叫穆氏那得不喜？正是：

半載椿庭膝下隨，已知女德總無虧。

今朝得侍慈幃裡，更展才能見作為。

不表穆氏萬千中意，著實備辦嫁妝。且說柳俊上任料理衙門許多規矩，忙了半月有餘，方才定局。這時揚州府裡無論與柳俊有相與無相與，那一個不驚奇詫異，說這柳總兵就是丁家小廝。已前丁孟明害凌駕山，柳俊送信的根由，合地皆知。都羨慕柳俊存心良善，救拔好人，故此天也好報。他一年多些，便做了八座顯官，又原到本地方來風光榮耀；丁嚴做了半世惡人，頃刻一家冰消瓦解，連自身都死喪他鄉。可見天理恁般切近，招報不爽！體面上人，都到瓜洲來會賀，柳俊無不從厚相待。這些人都說柳俊好。有個議論說：「相貌不虧人。柳俊這般好相貌，自然不是居人下的；今果然恁般貴顯了。」有個議論說：「識得好人，便有好報。當初若不送信與凌駕山，凌駕山那得入京在北場聯捷？柳俊若不隨去，那得到山東遭際巡撫提拔，建此車功？」有個議論說：「有大量者必有大福。當初柳俊在丁家時，我們會見他，看他便有一種大器量，與眾不同。今日果有這等大福，這等看起來，都是天意特生出柳俊這般一個人來，命中原該有這般福氣，所以盤根錯節，締荷成全。至其同為僕隸，不逐波流，就是他持身操守處；識得凌駕山是好人，患難相從，就是他相交勝己處；後來展布才能，建功立業，都是他推情度理處事妥當處。可見質地固屬天成，修為原宜自奮。」一段議論有力。

柳俊自到任半月以後，諸務稍有就緒，便著人請魏義到衙，商議迎娶之事。此時張哲也歸家了，夫妻子女一總團聚。張哲便大擺筵宴，遍請內外親族相知。女眷們來見了婉玉，唯有極口稱贊。時已八月初間，柳俊擇了八月十六，天恩上吉日娶親。先數日前，差人齎禮送到張家，總是魏義往來關說。正是：

功名成後結姻緣，總值新人正少年。

回想當時顛沛日，不禁淒絕絕潸然。

因柳俊娶親後，有分教：

始知天地栽培，數原有定；

何必心神顛倒，人自多疑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